

米酒

□ 朱学东

常武地区乡下,腊月必做米酒。米酒一用来过年请客饮用,二用来自我犒赏,三是过年祭祀,也要用上酒。

这种米酒,是大米煮熟加辣蓼草做的药曲一起酿制而成的,不是那种甜腻的醪糟,而是真正的酒,度数在八九度到十八九度。

做米酒,糙米、白米和糯米都可以做。不过,糯米产量低,富人家用糯米,做甜白酒用糯米,绍兴黄酒用的是糯米。我家多用糙米和白米,做法在工艺上略有不同。糙米要浸泡两天两夜,白米则只需浸泡一天一夜;糙米做出的酒比白米做的酒清冽。

酒曲,故乡俗称酒药子。我家不会做酒曲,都是到专门做曲人家买的。故乡做米酒酒曲的,多用辣蓼草,辣蓼草故乡仍然常见。

水也是做米酒的关键。不仅浸米要用水,蒸饭要用水,蒸熟的米饭入缸后破水还要用水。过去多用井水,后来地表污染严重,多用自来水,讲究的,用矿泉水。

做酒的时候,缸内温度要保持在 30℃左右,过去都是凭做酒者的手感。不能太冷,太冷不会出酒露;也不能太热,太热酒会

变酸,酿制过程中会出现脱缸。做米酒的时候,故乡的气温已经比较低了,要用稻草将酒缸四周包扎好。如果温度尚高,就不用扎稻草,最多弄点东西搭搭。近年冬日温度偏高,都很少用到稻草扎缸了。旧时天冷,灶间的水缸冬日都要扎稻草的。

出酒露后,要给缸内酒糟团转浇水,一天浇三次水,半个月到 20 天左右破水。破水也有两种,一种冷水破,就是直接用冷水冲缸里。这种破水法做出的米酒,喝了肚饱不饿,但这种酒也不易存放,时间长了容易坏。另一种则是热水破。将井水烧开,放凉后冲进酒缸。晚上破水,五天天就能吃上新酒了。

每家做的米酒质量差距极大,全凭做酒人的经验和习惯。常州方言评价米酒好,一个重要标志是酒精度高,俗称“凶”,我家的米酒每年都很“凶”。

米酒因是腊月做,也叫腊酒。陆游“莫笑农家腊酒浑”,即是指米酒。米酒也叫油酒,范仲淹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的浊酒,也是米酒。米酒的漉清之法,是宋人发明的,就是用竹篾编制的酒漉插入酒缸中央,堵住酒糟,酒



水渗进酒漉。我一直认为,《水浒传》里的“三碗不过冈”的米酒,就是常武地区这种米酒。当年不少朋友在我家上演过三碗即倒地。

旧时冬日,只要有米酒,无论是温一温再喝,还是凉着喝,一碗米酒下肚,再寒冷的冬天也有暖意。冬日故乡弥漫的,不仅有青菜的味道,还有米酒的味道。

米酒不仅用来饮用,烧菜时还是增鲜去腥的上好料酒,酒糟烧肉烧鱼,也是故乡特色。故乡名菜糟扣肉,其实就是用酒糟烧成,我至今一碗米饭,能吃五块糟扣肉。我没有吃到比糟扣肉更好的五花肉乃至猪肉做法。

米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酿造酒之一。至今,故乡的米酒酿酒之法,仍是古老的遗存。米酒是我唯一信任的真正的古法私酿。2024 年 4 月,我家拆迁后,不再有地方做酒,弟弟将做酒的酒缸送给了他朋友。2025 年春节前我才知道,弟弟朋友做了 300 斤大米的米酒,送给我家。



春雷破茧金蛇舞

□ 夏秋雨

每逢蛇年,人们总能听到如金蛇般游弋的串串音符:唢呐高亢如裂帛,竹笛清亮似溪涧,古筝扫弦若雨打芭蕉,铿锵有力的锣鼓声里隐藏着急欲破茧的春雷。这便是聂耳的《金蛇狂舞》,一首从 1934 年的上海滩蜿蜒至今的旋律。它以欢腾的节奏、灼热的音色,将中国人的血脉与天地紧密缝合,仿佛千万条金蛇在节日的烟火中舞动腰肢,跃向高空。

1934 年的上海,是霓虹与硝烟交织的舞台。聂耳,这位西装革履却心怀民乐的年轻人,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,用三弦与锣鼓编织着另一种革命。彼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东三省,山河被铁蹄踏碎,民族在危亡中呻吟,他渴望用音乐来点燃人们心中不屈的火种。一次偶然的机

会,他听到云南故乡《倒八板》的旋律,如获至宝——那原是描绘龙舟竞渡的民间曲调,聂耳却以“倒裁山河”的魄力,将其改编为《金蛇狂舞》。他负责招募的民乐队初创时只有四个人,人数不够,他身兼三弦手与指挥,甚至拉来舞蹈家击锣,让金蛇的鳞片在节奏中迸出火星。

如果将《金蛇狂舞》剖开细看,内里是民间智慧的精密齿轮。乐曲采用徵调式,2/4 拍的节奏如心跳般蓬勃,循环往复的 A、B 段落,仿佛蛇身盘旋而上。最让人称奇的是“螺蛳结顶”——旋律如螺壳螺旋收束,句幅层层递减,速度步步紧逼,

直至锣鼓齐鸣,似爆竹炸裂,巨蛇腾空。丝竹与打击乐对答,笛声如蛇信吞吐,琵琶似鳞片闪烁,而三弦的顿挫,恰似蛇尾拍打地面,激起尘土飞扬。

这不仅仅是音乐,更是一场感官的狂欢——江南的龙舟、北方的社火、元宵的灯海,被天才的音乐家淬炼成灵动热烈的音符。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,它裹挟着五千年的欢腾,让全世界看见了中国蓬勃向上的力量与气魄。

曲名中的“金蛇”,并非是对生肖的附会。聂耳从民间锣鼓点“蛇脱壳”中汲取灵感,以音律模拟蛇蜕皮时的挣扎与新生——那是旧时代的剥离,亦是新生的阵痛。乐曲第三段,速度与力度层层叠加,如蛇蜕尽桎梏,迎着朝阳起舞。聂耳的侄外孙青山曾说,这狂舞的金蛇,是作曲家对革命未来的隐喻:在积贫积弱的旧时代,他以音符为鳞甲,为民族披上一袭金色的希望。

聂耳的一生,短如流星,却照亮了整个旧时代的夜空。他本名聂守信,生在云南昆明,四岁丧父,靠母亲洗衣缝补艰难度日。他在少年时就展现出音乐方面的才华,吹拉弹唱样样精通。因参加反政府活动被当局镇压,年轻的聂耳流亡到上海,拉过黄包车,包过香烟,生活尽管困苦,却始终怀揣着一把旧小提琴,优美的旋律时时在石库门狭窄的阁楼

上响起。在流亡的岁月里,他在明月歌舞社学艺,为电影配乐,1933 年在田汉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此时,他的创作如野草般蓬勃:童声清亮的《卖报歌》,号子沉郁的《码头工人歌》,流淌着乡愁的《翠湖春晓》。而他为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创作的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,从它被唱响的那一刻起,就成为激励中华各族人民奋起抗争反抗压迫的精神号角。此曲被郭沫若称赞为“闻其声者,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,庄然而宏志士之气,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”。1949 年新中国成立,该歌曲被定为代国歌,2004 年,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正式写入宪法。

他的音乐从不止于旋律,而是刀剑,是旗帜,是破晓的春雷。1935 年,他于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亡,年仅 23 岁。但《金蛇狂舞》的锣鼓声,至今仍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激荡轰鸣。

2013 年,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作曲家苏潇将摇滚爵士的节奏织入《金蛇狂舞》,让传统与现代在音符中碰撞。当三弦与电声乐器对话,古老的金蛇蜕变为新世纪的游龙。聂耳若在世,或许会点头微笑——他播下的火种,早已燎原。

乙巳蛇年再听此曲,仿佛看见金蛇穿云破雾,鳞片折射出山河的颜色。那是聂耳以音乐写就的民族寓言:纵使长夜漫漫,总有狂舞的旋律,托起一个民族永不低垂的头颅。

“南风”知我意

□ 张佳豪

南北朝乐府诗《西洲曲》云:“海水梦悠悠,君愁我亦愁。南风知我意,吹梦到西洲。”当我第一次听到南风词社的时候,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这两句诗来。我想,这恐怕是独属于文人墨客的浪漫。当然,这亦或是我一厢情愿的附会。关于南风,据说是虞舜所作之曲,《诗经》中有“凯风自南”一句以喻母爱……说来惭愧,南风词社命名之缘起和深

义,我竟知之甚少,权当作江南之风韵吧。1992 年,王鉴风先生邀集同俦创办了南风词社。王老晚年有词云:“词人老矣,莫忘却、好山无数。怎忍弃、锦绣心肠,怕椽笔、难描逆铺。算已是依依,垂柳尤飞丝缕。”读之,着实令人扼腕。机缘巧合,我有幸加入南风词社,心中不由感慨万千。

作为新生力量,心中除了倍感荣幸之外,更多的是责任与压力。都说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”,但事实上,如今愿意或有时时间沉下心来读书、创作的人似乎越来越少,诗词创作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。《论语》云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”而我、我辈,应当是要“弘毅”的。若详细分来,大致有三个方

面。首先,我们要向前辈们学习,此之谓“继”。唐诗宋词元曲,优秀的传统文化,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被消磨殆尽,想要保存这可贵的火种,

就必须积极进取、不断学习,从古典作品到现代诗歌,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李白、杜甫到近现代、当代大家……其次,我们要坚持创作,此之谓“承”,只有坚持创作才能使得火种生生不息。最后,我们要发现和培养新星,文学创作也当“从娃娃抓起”。

清代文学家、史学家、诗人赵翼《论诗》云:“李杜诗篇万口传,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时至今日,想要更好地发展,兼容并蓄、博采众长、与时俱进已是必然趋势。不论是学院派还是自由派,不论是旧诗还是新诗,只有生存下来,才能谋求发展;即便争论不休,也好过寂如死水。

我希望有一天,有人吟诵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,有人悲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有人为“孔雀东南飞,五里一徘徊”而叹息,有人因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而震撼。我希望有一天,不必感慨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,不必追忆“玉勒雕鞍游冶处,楼高不见章台路”。我希望有一天,“花有花的道理,而我不懂”“很多梦,乘黄昏起哄”。我希望有一天,“锦绣高楼,落梦西洲”“与君痛饮瑶台酒,共白头”。我希望有一天:“嘘!别出声。命运为我献吻……”

新的世界,总有新的春天。而我唯一坚信的是:浪漫,永远不会被杀死。



待春图 钱新明